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六回 第五節

且說焦公子自從黃爺下獄之後，每日與陶氏肆無忌憚，貪歡取樂。老尼姑這日到了陶宅，問道：「焦公子，你為何不急速把黃昆即刻害死呢？倘若日子一長了，黃家知道黃昆下獄，煩出門子來，將他救出去，豈不誤了你與陶氏終身的大事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還是老師傅有遠慮。」於是自己帶了四百兩銀子，奔錢塘縣而來。到了縣衙，直接進了監獄，面見管獄的朱四頭，遂對朱四頭說道：「四頭，我托你點事。大盜黃昆與我作對，他專叫他的伙計偷我，我煩你在暗中將他害了。我這裡有點心意。」語畢，將銀子放在朱四頭的面前說道：「這是四百兩。」朱四頭說道：「大盜黃昆現已問成了死罪，不久就要出紅差啦，你何必花錢呢？你拿四百兩銀子，小人也不敢收，小人天膽也不敢在私下裡害人。」焦公子聞聽，把臉向下一沉，提起銀包，拂袖而去，仍然夠奔黃宅。過了幾天，老尼姑假意到黃宅串門子，問焦公子道：「黃昆之事怎麼樣了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朱四不敢辦。」老尼姑說道：「你怎麼這樣糊塗呢？你是府台大人的少爺，他敢收你的銀子嗎？你派一位別人去就行啦。貪贓枉法，是多大的罪孽？他焉能敢辦呢？」焦公子聞聽，這才恍然大悟，遂說道：「若不是師傅高才，吾哪裡想的到呢？」老尼姑走後，焦公平遂托了一個刀筆，此人名叫李鐵筆，二人當面講的，四百兩銀子，必將黃昆害死在獄內。李鐵筆收了焦公子四百兩銀子，遂來到縣衙，見了朱四頭，言明三百兩銀子害死黃昆。朱四頭說道：「焦少爺親自來的，要花四百兩銀子。你花三百兩就要辦事？」李鐵筆說道：「我還能白跑嗎？」

實話對你說，我淨落一百兩銀子。我這一百兩銀子不能白落，我給你出主意害黃昆，連病呈也不用遞。」朱四頭說道：「你出什麼主意呢？」李鐵筆說道：「黃昆此時無有通達信息之人，他這宗案子，也沒有人敢與他送飯，你就給他斷了飲食，他七天准得死，然後一報告，錢算落下啦。這件事還不缺德，他出紅差是殺罪，這樣他還落一個整屍首。」朱四頭說道：「咱就這樣辦吧。」於是監獄裡的大小伙計等，分了二百兩，管獄的朱四頭落了一百兩，黃昆從此就斷了飲食。三天水米未進，又加以身上板子夾棍之傷，大丈夫刀槍不怕，饑餓難當，只餓得七竅生煙，遂叫道：「上差老爺們！給我點涼水喝。」看獄的說道：「姓黃的，你自從打了官司，您連一文錢都沒拿出來。獄裡也沒有井，您等打了井再喝吧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聽看獄門的說道：「二頭，別說閒話，朋友來啦。」這人進了獄門，向黃爺說道：「咱們都是朋友，您打了官司啦，我們實在無法照應您，誰也救不了您。現在您有朋友來看您來啦，要是別人我們就不叫他見啦，誰叫咱們是朋友呢？」黃爺說道：「是何人前來探監？」這個獄吏說道：「姓趙名得勝。」黃爺說道：「叫他進來吧。」

你道趙得勝被黃爺擠兌的在朋友家住著，忽然聽說此事，趙得勝遂回來見了他的老娘，放聲大哭說道：「母親，我師傅現在被我那下賤師娘害的身入監牢，問成了死罪，此事必是焦公子從中所為。母親，咱娘倆的生命都是我那恩師所救，將兒撫養十載，要回家產，若不然，母親與孩兒早就沒有命啦。孩兒打算豁出咱們這幾十頃地，我要與我恩師動動官司。」趙老太太聞聽，遂叫道：「吾兒，有恩不報非為君子。無奈大清的律條，既已問成了死罪，怎能更改呢？咱們這點財力，買不了這樣的案子。你先拿著三百兩銀子，到獄中先運動運動獄吏，叫你師傅別受罪。此外再與獄卒們二兩銀子，叫獄卒們與你師傅買些吃食，然後再為設法。」趙得勝遂包了二百兩銀子，另外又包了二十多兩散碎銀子，來到了錢塘的監獄裡，打聽了黃爺的案子，然後拜見管獄的頭目。趙得勝與管獄的頭目見了面，叫道：「上差，現在獄裡收著一股差事，姓黃名昆，那是我的師傅。我打算與他老人家見上一面。」管獄的頭目說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現在查獄的老爺們查的太緊啦。前者有我們的親戚打了官司，我去談了談話，被查獄的老爺撞見了，受了一頓申斥。」趙得勝說：「老爺，我有點薄禮，你給擔點不是吧。」語畢，由腰間掏出一大封銀子，雪花白二百兩。管獄的一見銀子，遂說道：「黃爺都與我們是朋友，你既與黃爺是師徒，咱們也是朋友。此事我一人也不敢專主，把二頭請來，先商議商議。」於是打發小伙計將二頭請來，大頭對二頭與趙得勝二人一介紹，說道：「這是趙少爺，現在要探監看看黃爺。這兒有點小心意。」用手指著二百兩銀子。又說道：「這是給大家買一雙鞋穿的。」二頭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先到裡面言語一聲。」二頭遂到裡面，一看吏卒正與黃昆說損話呢，故此二頭當時相攔說道：「朋友來啦。有你一位徒弟趙得勝前來探監，黃爺見嗎？」黃昆此時餓得將死，恨不得一見親人呢，遂說道：「請你將他帶進來，我師徒見上一面吧，我黃昆死後也忘不了大恩大德。」二頭遂將趙得勝帶到死囚牢內，趙得勝一見恩師蓬頭垢面，好似活鬼一般，牢中臭味難聞。趙得勝跪在黃爺面前說道：「老師受這樣之罪，弟子來遲，實在是弟子不知。」大英雄黃昆此時淚如雨下，遂說道：「為師實在對不起你，我拿刀找你一十三次，你不記為師之仇。」趙得勝也哭得淚如雨下，遂說道：「師傅的大恩大德，弟子豈敢忘去？以前之事，都是我那下賤的師娘之過。」黃昆叫道：「得勝兒！為師三日夜一口水都未進，你叫獄吏給我一口涼水喝吧，我此時幹得說不出話來啦。」趙得勝遂回頭叫道：「上差！你賞給我恩師一口水喝吧。」獄吏說道：「趙少爺，黃爺有夾棍之傷，不能喝茶。白水沖紅糖，能愈夾棍之傷，紅糖能活血。」語畢，獄吏端過來一碗紅糖水。大英雄黃昆，接過水碗，淚如雨下，眼淚都灑在碗中啦，因為渴的難受，眼淚糖水俱都喝下去了。

獄吏又給拿過來一包點心，黃昆糖水就點心，三日得此一飽。

趙得勝叫道：「老師！你畫了供沒有？」黃昆說道：「我畫了供啦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你為何畫供呢？」黃昆叫道：「孩子，人心似鐵非似鐵，官法如爐真是爐。八十大板打得我皮開肉爛，夾棍夾在身上，暈死過去數次，焉能受的了呢？」此時獄吏見他師徒說話的工夫太大啦，不耐煩催出了死囚牢獄。趙得勝低聲說道：「師傅你存心忍耐些時，孩兒三日之內，救你出牢獄。」

黃昆說道：「得勝兒呀，你與老夫所學的工夫，沒有盜獄的本領，你救不出我去，你的小命也就饒上啦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怎麼沒有盜獄的能為呢？我必要救你出獄。」黃昆說道：「此事萬不可為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孩兒不能辦得到，此事誰能辦得到呢？」黃昆說道：「你勝三大爺他能辦的到，可惜現在已經回家啦。若是你哥哥黃三太在此，他的學業雖不能盜獄，他可能聘請高人，他也認識俠劍客。除去此二人，誰也不能下此死力來救為師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勝三大爺現在哪兒居住呢？」黃昆說道：「住在直隸莫州古城村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老師，直隸莫州離此太遠，我黃三哥不准在鏢局內，這二人都來不及了，等他們來到，你就出了紅差啦。你放心吧，這三日之內，孩兒若救不出恩師，孩兒誓不生存，願與義父同歸地下。老師你存心忍耐些時吧。」語至此，吏卒已經進了牢獄中，趙得勝由袖中抽手巾包兒，將包打開，裡面是二三十兩散碎白銀。

趙得勝叫道：「上差老爺們，你多作德吧，與我師傅結個鬼緣，他欲吃什麼，就給他買點什麼。我今年十七歲，決不忘老爺們的大恩大德。」獄吏說道：「你就望安吧，黃爺自有我們照應呢。我們在飯館內有折子，黃爺吃不吃，每日三餐，必給送到。」

黃爺問道：「得勝，這個手捧子，你可以叫他們與我卸下去。」

趙得勝聞聽此言，遂與獄吏一要求，獄吏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

當時下了捧子。趙得勝說道：「你多忍耐吧，孩兒走了。」黃昆叫道：「得勝兒！你且回來，為師尚有幾句言詞。」趙得勝回轉身軀，黃昆在趙得勝耳邊低聲說道：「盜獄之事千萬別辦，你的學業不成。為師還活五十多歲嗎？半百有餘，死也不為夭壽了。」又大聲說道：「為師只有兩個親人，黃三太與汝。三太是我姪兒，你是我螟蛉義子，又是我的徒弟。可惜三太未在跟前。我死之後，你將我埋在地邊兒上，買一口十兩八兩的柳木白皮材足矣。千萬好好孝敬你的老娘，武學只求強身體足矣，不要恃勇械鬥。逢年遇節，與為師燒一點紙。還有一件要事，為師出了紅差之後，千萬央求官人，花錢僱人將為師的首級縫在屍上。別的千萬別辦。」語畢，淚如雨下。趙得勝叫道：「恩師忍耐光明吧！」又低聲在耳旁說道：「你放心吧，三日之內我若救不出你去，孩兒也就不活在這昏亂的世上了。」語畢，出了牢獄。回到家中，自己喝了兩杯悶酒，躺下就睡，睡的這個工夫不小，趙得勝的老娘，將他喚醒了，喝了點菜，吃了點東西，候到日落之時，也快關城打點啦，趙得勝收拾利落，帶上鋼刀百寶囊，奔縣城而來。順著馬道進了縣城，來在獄門之外，獄門已經緊閉，獄牆甚高，如此兩夜，未能上了獄牆。等到第三夜四更半天，又奔縣城的馬道，被勝爺看

見。勝爺第三次盜獄，未見賈明，遂奔了錢塘縣，又奔縣城的馬道，故此看見趙得勝。勝爺由背後跟下他去，到了窪內樹林叢中，趙得勝上吊，自言自語：「非勝爺與黃三太不能辦理。」勝爺一聽，這又是一件逆事，因為他自己辦不了，急得要上吊，非我與三太不可。勝爺聽至此處，這才趕奔進前，由背後拍了趙得勝一掌，打著了火折子問道：「你認識勝英嗎？我就是神鏢將勝英。」

趙得勝喜出望外，跪倒磕頭，細說根由。勝爺說道：「得勝，憑你的孝義，我必救你師傅。要將你拋開了，黃昆是我盟弟，我也得前去相救。等到晚間，我救了你師傅，我再領著你見三太，要不然叫三太知道了此事，他比你性情還急呢。我救我的盟姪也是三天沒有救出來呢。現在三太他們在錢塘堤破廟後呢，我今天也不便回去了，等到夜晚辦完了，我再領著你與你師哥三太等相見。」列位，勝爺與趙得勝在樹林中說話，想不到樹上有人竊聽，強中更有強中手，暫且不提。單說趙得勝解下繩套，同著勝爺回了趙家村。到趙家村之時，天氣微明，趙得勝敲門，家人出來將門開放，趙得勝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，請進去吧。」家人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不必多言，頭前領路。」趙得勝將勝爺讓到客廳，家人獻茶，勝爺喝茶休息，一日無書。到了晚間，趙得勝問：「勝爺，盜獄都用何物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什麼都不用，我這裡都預備好了。」勝爺遂打開包袱，取出獨睡毯子，叫道：「得勝，你將你的傢伙，也帶著，俱都放在毯條之內，背著同我進城。」趙得勝遂將自己的單刀零碎俱都包在毯條之內，背在身上，隨著勝爺進了縣城。天氣不過剛黑，爺倆進了縣城，找了個僻靜所在，休息了會兒，天到二更，爺兒倆這才奔監獄而來。

監獄的牆上，都是放著棗樹枝棘。來到獄牆的東面，趙得勝將包袱放在地上，打開了包袱，取出零碎東西。勝爺拾了毯條，叫道：「得勝，你可別離這兒，我將你師傅救出監獄，仍然打這兒出來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你請放心，我決不他去。」勝爺遂將毯條仍然拋到牆頭之上，掏出飛抓百鍊鎖，一抖飛抓抓住了牆頭，勝爺倒繩而上。到了獄牆上面，將獨睡毯條用手向下一按，壓倒棗樹枝棘，勝爺跨在獨睡毯條之上。趙得勝在牆底下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不讀哪家書，不識哪家字。我要知道如此，我也能夠上獄牆啦。」就見勝爺在牆上，由腰內掏出問路石，先問了道路，然後摘下飛抓，帶在腰間。飄身下了大牆，拾起問路石子，帶在腰間，奔領班房獄吏住的房子而來。縱上房去，腳尖扣住陰陽瓦，用珍珠倒掛的工夫，濕破窗紙向屋中觀看。見一張八仙桌，左右各坐一人，外面坐著兩個人，牀鋪上坐著兩個人。勝爺一看左邊坐著這個人，大胡瓜，就聽此人說道：「這不是二頭也在這裡麼，監獄之中，看更的人可就是咱們四個人，咱們吃的是陽間飯，當的是陰間差事，無事便無事，倘若有了事，便有身家性命之憂。要作官可作大官，當差可在大衙門當差，官大一級，可以壓死人。黃昆這案，可有點風聲，屈與不屈，是他當堂招認的，是縣衙門裡的事情，咱們應當的責任。惟有金頭虎這件差事，並不是應當押在縣裡的，無故的由府獄四更來天，偷著送到縣獄管押。府獄裡怕鬧錯，遂在縣獄裡；縣獄裡就不怕鬧錯麼？這就叫官大一級壓死人。」

可有一宗，這兩件案子，黃昆是江洋大盜，金頭虎賈明是明伙執仗，拆播台，十幾條的人命案子，這兩案都與焦公子有關係。前天焦公子親手提著四百兩銀子，叫咱們害死黃昆，咱們不敢接他的錢，再說咱們當一份差，為四百兩銀子，屈害好人，也犯不上啦。咱們沒敢收他的銀子，臨走的時候，說了好些個不滿意的話。不用說，李鐵筆也是他托出來的。李鐵筆這筆錢是太平錢，七日餓不死，咱們也有說的，人家黃昆來了親近的人啦，咱們能夠攔阻人家送飯嗎？要是沒有送飯的，當然將他餓死，這一有送飯的，咱們就有言辭啦，七天餓不死也沒法子啦。

要能夠出法子橫止外面的送飯，那麼辦，咱們就管不著啦。這樣一來也不能害黃昆，咱們選使的是太平錢。」勝爺在房上一聽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心中暗想：「無怪乎我在府獄中，三夜未能找著明兒呢，原來在這裡寄押呢。若不是救黃昆來，至死也找不著明兒了。」又聽那大胡瓜的說道：「你們三位多辛苦，在黃昆與賈明那屋裡多留點神吧，千萬別懶惰了。」就聽那外邊坐著的那位說道：「黃昆在死囚牢第五間，賈明在第七間。今天賈明要酒要菜，我們說沒有給你預備，他張嘴就罵街，我還打了他幾個嘴巴子。這小子是死催的，他終日胡鬧。」

勝爺在外面點了點頭，心中暗說：「費心，費心。」又聽那個接著說道：「黃昆倒很老實，每日只是唉聲歎氣。」勝爺聽到這裡，由房上下來，夠奔二道獄牆，二道獄牆甚矮，也沒有棗樹枝棘，勝爺縱身形上牆。正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時候，金風陣陣，現一種悲慘的景象。來到獄房，只聽唉聲歎氣的聲音，哭爹喚娘。老英雄長歎一口氣，心中暗說：「看起來，就該存心忍耐，吃虧讓人。為雞犬之爭，身入囹圄，豈不冤哉？」此時就聽賈明正自大呼小叫，勝爺心中暗想：「我先看看我盟弟去。」

勝爺走到第五間死囚牢，勝爺側耳細聽，就聽裡邊自己哀歎說道：「蒼天哪，蒼天哪，何其報應不公！想俺黃昆，平生未做過虧心之事，何以遇著賤人陶氏與禽獸不如的焦振芳，竟為姦夫淫婦所害。我黃昆死在九泉之下，也要活捉你們姦夫淫婦。」

勝爺啞然而笑，心中說道：「賢弟，賢弟，你是自取其禍，你五十餘歲，為何娶十七八歲的婦人呢？我再看看我那傻姪子去。」遂又奔第七間死囚牢而來。就聽見第六間與第八間，也是長吁短歎，有的說老娘妻子不能相見，有的說父母兄弟不能團圓，就聽賈明在第七間裡喊道：「小子們！喊什麼？悶了不會將鎖鏈玩麼？再喊我就要罵你們哪！」老英唯心裡想：「傻小子還頑笑呢，到了什麼時候啦？」老英雄思想至此，心中思想：「若先救人，方才那個黑胡瓜的有話，叫他的伙計多辛苦，先到死囚牢去看看。倘若我動手救人，他們來了如何是好呢？豈不誤了事。沒有別的，我先將領頭班房的人捆好了，然後再來救人。」勝爺思想至此，遂仍夠奔二道獄牆，縱過了二道獄牆，奔領班房而來。

來到領班房門外，勝爺不由的打了一寒戰，原來屋中燈光沒有啦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為何他們將燈熄滅呢？獄裡向來終夜不能熄燈。」老英雄躡足潛蹤，走到門前，用手一推班房的門，並未關閉，隨手而開。勝爺走到屋中，掏出火折晃著一照，不由的呆楞楞發怔：這六個人俱都捆著呢，捆的非常之妙，兩個人的胳膊捆在一塊，腿也捆在一塊，六個人分為三對，俱都在地上躺著呢。勝爺說道：「是何人捆的你們？」就見那大胡瓜的口中物，直哼哼。勝爺伸手由那大胡瓜的口中掏出棉花，問道：「是何人捆的你們？」那大胡瓜的說道：「連我們都不知道。我們正在屋中談話呢，進來了一個妖精，青臉紅髮，一身毛。我們剛要喊嚷，那個妖精伸手每人點了一下，我們便都上氣不接下氣了，讓他隨便捆綁。老爺子您救我們呢。」勝爺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我露了白啦。人家帶著假面具，救出人去，神不知鬼不覺。我是本來的面目，這六個人將來都能認識我。」

勝爺思想至此，遂說道：「班頭，你不收焦公子的四百兩銀子，不害好人，我今天淨救人，不害人。」語畢，將棉花仍然塞於班頭的口內，仍然越過二道獄牆，走至五號死囚牢門前，勝爺不由的一怔，死囚牢的門已經大開。走到牢內，晃著火折一照，象鼻大鎖，擲在地上，黃昆蹤影不見。勝爺出了五號囚牢，奔二道獄牆，越過了二道獄牆，來至頭道獄牆一看，毯條仍然在牆頭上。勝爺掏出飛抓抓住獄牆，搗上了牆頭，單胳膊跨著牆頭，就見獄牆外那片樹林子東南角上，有一道白線。勝爺飄身下了大牆，奔樹林子東南角而來，那道白線已經蹤影不見。勝爺圍著樹林子繞了一匝，仍然不見其人，勝爺心中納悶：此人為何這樣的快呢？勝爺又一想：「我在這兒發怔何為？我回去救我姪子賈明去呀。」勝爺仍然回到監獄，再奔七號死囚牢。

勝爺一看，死囚牢門外蹲著一個黑影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賈明蹲在那裡，口中說道：「我不嚷。」勝爺低聲叫道：「明兒！」賈明一聽是勝爺的聲音，遂叫道：「三大爺！我不嚷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誰救的你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正納悶將鎖鏈子呢，一道立閃似的，進到死囚牢中，紅鬍子藍臉，竹葉眉。他叫我閉眼，我就將眼閉上啦，喇啦喇啦，我的手銬腳鍊就下來啦。他說叫我在門外蹲著，千萬別動，必有高人來救我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明兒，我聽說你下獄的時候，有人背著你下的獄。你能行動吧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三大爺，我那是裝著玩呢，我能走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賈明隨我來吧。」爺兒倆奔二道獄牆，賈明先縱過了二道獄牆，勝爺隨後也縱過了二道獄牆，爺兒倆來到頭道獄牆。勝爺抬頭向獄牆上一看，勝爺說道：「明兒，可了不得啦，我進獄牆之時，牆上一條獨睡毯條，為的是出入的。現在毯條沒有了，棗樹枝棘最厲害不過，如何過去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必是被風刮下去了。」勝爺說：「不能，毯條兩頭有磚墜著，風刮不下去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咱爺倆砸開獄門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若將獄門砸開，罪名可就大了。」爺倆正在著急之際，忽見由牆外「喇啦」一聲，獨睡毯條搭在原處，緊跟著又聽撲刺一聲，上來一人，週身白毛。賈明說道：「三大爺，妖精來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光天化日，豈有妖異之事？」勝爺遂向上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牆上答道：「是我。」勝爺說

道：「原來是歐……」

語至此，就聽牆上之人說道：「老哥哥，念緩念緩。」擺著手不叫向下說。勝爺這才明白原來是歐陽天佐，賈明也明白了，叫道：「豆腐皮！你可嚇壞了我啦，嚇了我一褲子尿。豆腐皮，你快將我三大爺係上牆去，然後再係上我去。要不然，我招呼著你的名子喊嚷。」歐陽大義士遂係下了絨繩，勝爺搗絨繩上了牆，飄身下了牆頭；歐陽大義士再將絨繩擲下來，金頭虎賈明也搗絨繩上了大牆，飄身而下；然後歐陽大義士，將絨繩提上來，纏成一個團兒，帶在腰間百寶囊內，也縱下牆頭，毯條可就不要了。歐陽大義士帶路，奔獄牆後的樹林子，歐陽大義士叫道：「勝三哥！他們爺兒三個俱在樹林子內。」勝爺問道：「那爺兒三個呢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三太在樹林子北頭，趙得勝在樹林子當中，黃昆黃二爺在樹林子南頭。昨天早晨趙得勝在樹林中上吊，你們爺兒兩個談話，我在樹上竊聽呢。老哥哥言說不叫三太知曉，候等救出黃昆再叫三太知曉。老哥哥與得勝回家，我就到錢塘縣堤破廟後，敗葦之中，找著三太等。今晚我帶領三太混進了城內，在一個大寺院內隱藏，候到二更已過，我同著三太奔縣獄而來。來到這個樹林子，吾將三太領到樹林子北頭，叫三太上了樹，我用繩子將三太拴在樹上。老哥哥，我黑夜與白天看一般遠，你上了獄牆的時候，吾就來到樹下啦。趙得勝看見我，他就要跑，我說：『你不要跑，我複姓歐陽雙名天佐，勝三哥約我前來幫助救人的，你跟著我來。』他就跟著我來到樹林之中，我也叫他上了樹，我用繩子也將他拴在樹上。然後我再進了頭道獄牆，正趕上老哥哥在東房上珍珠倒掛，竊聽他們說話呢。我也聽明白啦，我先到第五間死囚牢，一看果然是黃昆，又到第七間，果然是賈明。比及老哥哥到了死囚牢，我早將班房裡的獄吏全都捆上啦。老哥哥又打算由死囚牢返回去捆人，我趁著那個空兒，就將黃昆救了，我手中有諸葛道爺的寶刀，將獄門大鎖俱都削落，救出黃昆去，將黃昆領到樹林之內，在南頭我扶著他上了樹，也將他捆在樹上了。然後回去又救的賈明。你再回去，賈明早在七號死囚牢門外等著呢。」

勝爺聞聽，這才恍然大悟。歐陽大義士將三太、黃昆、趙得勝俱都由樹上解下來之後，黃昆、三太、趙得勝俱都謝勝爺與大義士救命之恩。正在此時，就聽獄中一陣大亂，勝爺說道：「咱們趕緊走。」黃昆帶傷不能行走，趙得勝說道：「我背著你老人家。」趙得勝背起了黃昆，蠻子將皮襖脫下來，假面具早已摘下去。勝爺在頭前帶路，爺兒六個奔錢塘縣城馬道而來，順著馬道上城，歐陽大義士打皮兜子之中，取出長繩一條，拴在垛口眼之上，趙得勝放下黃昆，倒絨繩而下，第二個賈明，第三個三太，蠻子又用絨繩將黃昆係上，由上面送將下去，然後勝爺、蠻子將絨繩解下來，纏成一個團，帶在腰間，飄身而下。勝爺說道：「大家暫且歸在何處？」黃昆說道：「我的怨氣不消，二位仁兄既使我絕處逢生，我必報此仇，以解胸中之憤。我想焦公子必在我家，我回家看看；如果在家，我必要手殺姦夫淫婦。」蠻子說道：「若是回家捉奸，我可不管。」勝爺暗中用手一推蠻子，低聲說道：「黃昆此時倒無有什麼顧忌，三太臉最薄，你不要胡說。」勝爺遂又回頭向黃昆說道：「賢弟回家也好，我等相隨。」於是眾人遂夠奔東門外，仍是趙得勝背著黃昆。此時已有四更來天，眾人到了黃宅，進了衙門，黃昆叫道：「勝三哥！禽獸焦振芳若在我家，二位兄長打牢中將我救出，我手無寸鐵，怎樣辦理？」黃昆的意思，是要與勝爺借刀，勝爺有心不借，又怕朋友為難。勝爺正在一怔神之際，得勝由背後抽出樸刀，叫道：「師傅，我這口刀雖不如恩師的刀，要殺人也像削瓜切菜。」黃昆接過樸刀，就要躍短牆。勝爺叫道：「賢弟且慢！賢弟你有傷在身，焦振芳全身的武術，你一人焉能行呢？」趙得勝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！我同我老師進去能行吧？」勝爺點頭。黃昆上了短牆，趙得勝扶著黃昆的腿，老英雄掙扎著越過了短牆，爺兒倆進了院子，夠奔南暗間窗戶外。黃昆此時氣兒助著，身體倒不覺甚痛苦，黃昆撕碎了窗紙向內觀看；黃昆這一看屋中，只氣得三屍神暴跳！見焦公子與陶氏二人對坐飲酒，陶氏娘子沒穿著汗褂，露著雪青的兜肚，繡著品紫的團鶴，赤金的兜肚練，水紅綢子底衣，沒繫著腿帶子，軟底紫繡鞋。焦公子也赤著背，穿著茶青的兜肚，紡綢的褲子。桌上擺著燒雞、燒魚、肉等食品。怎麼這般時候還飲酒呢？原來姦夫淫婦，由定更天就睡了覺啦，睡醒了一覺啦。焦公子說道：「娘子，我今日覺著心驚肉跳，毛發悚然，肉似鉤搭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是身體弱了。」焦公子說：「不是。」陶氏又說道：「要不然就是餓啦，我也覺著有點心慌呢。」故此他們二人這才起來喝酒。喝著酒，陶氏說道：「我與老爺你商量一件事。」焦公子問道：「何事？」陶氏說道：「咱們兩人的事，瞞不過去觀音庵的老尼姑去。頭一次你我並不相認，都是老尼姑的成全。後來兩個道姑氣憤，說閒話，才搬到我們家裡來。又被冤家趙得勝撞見，幸虧老尼姑用離間計，倒打一耙，與趙得勝和黃昆兩人拴成對兒。黃昆找趙得勝十餘次，都沒找著他，後來離間計又鬆啦，我們那口子也不找趙得勝去啦，隨後又用計才將黃昆置於牢獄之中。但不知黃昆何時出斬？」

焦公子說道：「我已派人起動看獄的，暗暗將他害死。你放心吧，想此時黃昆早已死了。」陶氏與焦公子喝著酒，將如何定計，如何報案，如何花銀子暗害黃昆之話，二人滔滔不斷的說了一通。最後陶氏又對焦公子說道：「老尼姑這五百兩銀子，你既然應許他，至今為何不給呢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娘子你的記性真大，還惦記著這件事呢？我一文錢也不給他。他要和我要，我就與他瞪眼，我就說出家人不守清規，給人家出主意害人，非要錢不，咱們就來打官司。我就這樣一嚇唬他，他一兩銀子也不能要啦。」陶氏抵嘴嚙著眼，用手一指焦公子道：「你真不好惹，堂堂的公子爺，說了不算。這件事倒不要緊，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，黃昆是外來戶，此處也沒有親戚當門家族，咱們兩人之事，不能有人干涉。惟獨趙得勝是黃昆的乾兒子，倘若他要使出法子來，暗中害咱倆人，你可有什麼法子？」

焦公子聞聽一笑，說道：「你爺們黃昆比趙得勝名頭大不大？我一個誣盜栽贓，就將他置於死地，小小的趙得勝，何足為慮？小冤家那日痛打我那一場，我豈能忘懷？這件事仍由李鐵筆辦理，花錢買出兩個小偷，故意的犯了案，過堂之時，就說將贓都存在趙得勝家中，暗含著叫王七將贓物也放在趙得勝的家中。在大堂上趙得勝必然不認，派官人到他家裡去搜，將贓物由他家裡搜出來，他混身都是口，也難以分辯。然後再叫李鐵筆去到獄裡，花上三百兩銀子，將趙得勝害死獄中，你我定然高枕無憂了。」陶氏聞聽，微微一笑，遂說道：「公子真是高才。到了那個時候，公子爺可別厭故喜新，將我忘了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我要將你舍了，叫我活不到天明。」陶氏說道：「公子出言太重了。」語畢，與焦公子滿上了一杯酒，遞到焦公子嘴邊上。黃爺聽到這裡，可氣炸了肺腑，轉身形夠奔外屋門而來，兩腳踹開外屋門。列位，黃爺雖然有傷在身，當時見此光景，火氣助著，應了一句俗語：猛虎雖瘦，雄心還在。踹開外間屋的門，奔南暗間而來，掀開了軟簾。姦夫淫婦一看，蓬頭垢面，猶如活鬼一般，手中擎著明晃晃的樸刀。兩個人正在歡樂之際，黃昆用手一指，遂說道：「禽獸的焦振芳，認識黃爺嗎？」說著話抽刀蓋頂就刺，焦公子躲之不及，用胳膊一搪，半只胳膊落地，「撲咚」一聲。焦公子在牀上一腳，奔黃爺踢來，黃爺用刀一撩，右腿挨了一刀，連著一點肉皮，並未落下來。焦公子由牀上向下一撲，一隻手將黃昆的腿腕子捋住，用死力一點，竟將黃爺點倒。焦公子這是死力，故此將黃昆揪住，點了一個仰面朝天。黃昆翻身起來，焦公子仍未撒手，黃昆用樸刀照定焦公子的胳膊上刺了一刀，此時黃昆的氣力可敵一進屋的時候了，這一刀仍未將焦公子胳膊刺斷，又照焦公子的面門上刺了一刀，焦公子這才撒了手。黃昆用刀一指陶氏，說道：「好你一個賤人！」此時陶氏由牀上下來，羔羊吃乳，跪在黃昆面前，叫道：「丈夫！一日夫妻百日恩。無論如何，你都看在我年輕無知。」黃昆的刀向下一刺，陶氏便圍繞著黃昆跪著爬，用手托著黃昆的刀，黃昆此時不覺心軟手軟，刀不忍下落。趙得勝站在外間屋說道：「義父，您老人家若饒了他，他可不會饒咱爺們。若只殺焦公子可得償命。」黃昆叫道：「得勝兒！你看著辦吧。」趙得勝在外屋說道：「陶氏身上可曾穿著衣服？」

黃昆在屋中這才用刀尖挑起陶氏的汗衫，遂說道：「賤人，你將衣服穿上。」陶氏不敢違命，遂將汗衫穿在身上，仍然跪在地下，苦苦的哀求。趙得勝掀起軟簾進了屋中，陶氏說道：「得勝徒兒，你若有好生之德，可憐之情，替我勸一勸你的師傅，將我饒了。求你休記前嫌，幫著你師娘，再說幾句好話，留下我這條性命吧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師娘，求情不難。這不是當著我師傅之面，師娘你要秉天理良心。我師傅走後，您留我在家中吃飯，喝著酒，是你調戲我還是我調戲你？你要實話實說與焦振芳有染，是在你的娘家認識，還是在黃家呢？究竟是何人的介紹？要你明言。」陶氏遂將調戲得勝及尼姑介紹焦公子等事，詳細說了一遍。黃昆這才明白方才陶氏與焦振芳所說誣良為盜之事，俱都是鄰居尼姑庵的老尼姑所為。趙得勝叫道：「師傅！你聽見了沒有？此事怎

麼辦吧？」黃昆說道：「全憑徒兒你處治吧。」趙得勝聞聽，雙眉倒豎，伸手捋住陶氏的青絲，就聽撲的一聲，只見身首兩分，一腔子熱血，激了黃昆與趙得勝師徒一身。趙得勝又將焦振芳的首級割下，打開焦振芳的頭髮，又將陶氏的發也打開，兩個人頭係在一處，拴在窗櫺之上，又將兩個死屍，俱都挨在一處。

爺兒兩個由屋中出來，仍然由短牆上跳出，黃昆此時心中非常痛快，身上的傷倒不似出獄時之步履艱難了。趙得勝與黃昆來到外面一看，勝爺與金頭虎賈明、黃三太在外門等候，惟獨不見了大義士歐陽天佐。黃昆叫道：「勝三哥！姦夫淫婦已經殺了，小弟胸中之氣已出。」黃三太一見黃昆與趙得勝滿身是血，早就明白了，也不便詢問。金頭虎在旁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短了一個人，你還發怔呢？」黃昆這才問道：「勝三哥，歐陽大爺哪裡去了？」勝三爺見問，不由的長歎了一口氣，遂叫道：「黃賢弟！愚兄是一事未已，一事又來。歐陽兄與我孩提相善，肩不離背，背不離肩，他是俠肝義膽的行為，除惡務盡，見善必為。現在錢塘縣出了七個奇案，俱都是失去少婦長女，姑娘與嫂嫂在一個屋中安歇，第二日門窗俱開，姑娘便沒有了。或是姊弟在一個屋中睡覺，第二日也是如此。還有丈夫不在家，丟了媳婦的，兒婦與婆母在一個屋中安歇，第二日竟將門窗大開，不見了媳婦。姑娘有了婆家的，女家便與男家送信，告訴情由，男家不信，兩造便打起官司來了。兒婦丟了的，娘家同婆家要人，婆家交不出人來，娘家便告狀。就這樣的案子有七案之多，歐陽大義士說：『此案非我辦不了。』他說到此處，便走去了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還有一事，小姪男要趁此時辦了，與錢塘縣除去大害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何事？賢姪當面言來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與師娘陶氏勾引到一處，出計策害我師徒，誣盜栽贓，俱都是離此不遠的淫尼所為，方才在屋中問陶氏，陶氏俱都吐露實言。此尼師徒三人，俱都不是好人，專勾引青年子弟，為非作歹。小姪男打算將此輩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，以除大害。」勝三爺點頭說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還是你師徒去辦理，我與三太等在廟外等候。」說著話趙得勝、黃昆師徒在前，勝爺、三太、金頭虎爺兒三個在後跟隨，奔尼姑庵而來。此尼姑庵與黃宅相隔不遠。來到庵前，得勝掏出飛抓搭在牆上，黃昆揪著，奔尼姑庵而來。絨繩上牆，趙得勝用手扶著黃昆的腿。廟牆不高，黃昆上了牆，兩手再倒絨繩，自己就能下去了。趙得勝擰身縱過廟牆，爺兒倆進了廟，勝爺等在廟外等候。黃昆與趙得勝二人先奔禪堂，趙得勝將門撥開，爺兒倆個進到屋中。此時四更多天，睡的正熟，爺兒倆摸著一個殺一個，摸著兩個殺一雙，削瓜切菜一般，殺了三對半，內中正有野雞溜子王七。這小子雖然被殺，還便宜他啦。因為什麼便宜他呢？這小子一個人搬弄是非，引起杭州播，鬧了他都不多，偏在睡中一刀將他殺死，這小子故此便宜了。他爺兒倆殺完了，走出門，開開角門，與勝爺等奔錢塘門下關。

正向前行走，只見前面來了一伙人，明亮亮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各人手中都有傢伙。內中有人說道：「老哥們快走，黃昆越獄必然回家，此處離他家不遠了。」黃昆聞聽一怔。勝爺叫道：「黃賢弟，你們快奔那片葦塘隱藏，我引眾官人到黃賢弟你的家中，叫他們明白明白。」黃昆與趙得勝、三太等急忙進了葦塘，勝爺迎著這伙官人走來。相隔十幾丈遠，勝三爺一亮魚鱗紫金刀，咳嗽一聲。眾官人俱都見著一個刀影兒，遂追將下來，勝爺在前邊跑出去一二百步，再等候眾官人，一見魚鱗紫金刀，眾官人又見刀影。內中有認識黃昆家的，遂說道：「必定是黃昆，離他家不遠了。」如此三次，將眾官人引到黃宅，勝爺遂隱藏在鄰居的房上。眾官人有會上房的，先由牆上越過去，開了門，二十多人持著燈籠進了院子，到了寢室一看，俱都一怔：只見兩個死屍倒在地上，窗櫺上係著兩顆血淋淋的人頭。眾官人早有明白的，焦公子與陶氏有染，必然黃昆越獄回家，殺了姦夫淫婦。眾人見此光景，明知道前面的故意引誘，捉人的心也打消了，眾官人商議，先回歸縣獄，有什麼事再說。

方然走出黃昆家的衙衙，忽然有一物由南面打來，正打在一個班頭的身上，原來是一個綢子條，包著一個石頭子。打開了一看，上面是四句言詞：「字啟眾官人，來把黃昆尋。夠奔觀音庵，可拿越獄人。」大伙一看，齊聲說道：「趕緊奔觀音庵吧，這裡頭又有原故了。」眾官人來到觀音庵，一推角門進了院中，各屋中尋找黃昆。比及到了禪堂，裡外屋中死屍三對半，眾官人看畢，回縣報案，暫且不提。單說勝三爺將眾人引到黃昆家中之時，在左鄰僻靜處，晃著火折子，撕下一塊綢子手巾，寫了四句言詞，為的是叫眾官人到觀音庵查看。勝爺見眾官人出了黃昆的南衙衙，奔觀音庵去，勝爺便奔葦塘中而來。見了黃昆等，勝爺叫道：「黃賢弟，趙賢姪，眾官人已經由賢弟家奔觀音庵去了。大概此時都進了觀音庵啦。此事如今鬧的天翻地覆，但不知賢弟、賢姪奔向何處避難？」黃昆見問，不由的淚如雨下，遂說道：「勝三哥，小弟此時無有投奔，將要四海為家了。」勝爺見此光景，一聲長歎說道：「賢弟，愚兄生不逢辰，遭此變故，如今鬧的這樣，豈能私自罷休？我欲私自罷休，官家亦必徹底根究。一不作二不休，賢弟你既無有投奔，趙得勝賢姪也是無有投奔，此處虎狼之地，你們爺兒倆一時也不能停留。此事將來必然成訟，愚兄擬回江蘇鏢局，要告兩縣一府。若能將賀照雄的一切冤屈昭雪，愚兄便算闖過這步大難；若打輸了官司，愚兄惟有以死相拼。你們爺兒倆不必四海飄流，就從此到我鏢局避難。是福不是禍，久後愚兄若上訴贏了官司，賢弟你便能逍遙在光天化日之下；愚兄若是輸了官司，到了那時再作道理。」語至此，勝爺長歎一聲，又說道：「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」

說著話，由腰間掏出一隻金鏢遞與黃昆，叫道：「黃賢弟，你們師徒到江蘇總鏢局，他們若有推托，賢弟便將金鏢取出來，叫他們觀看。以此鏢為憑，就說勝英有話，不論出多大的禍，有勝英一人承擔。」黃昆接過金鏢，跪倒身形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小弟謝三哥救命之恩。」趙得勝也跪在塵埃給勝爺磕頭，勝爺說道：「你們爺兒倆這身血跡，如何能走？你們趕快回到得勝的家中，將血衣焚燒，用水洗淨了面上血跡。我見得勝東跨院廂房中尚存有許多的乾酒，你們爺兒倆可千萬別貪酒。再叫得勝表明他的老娘，你們由趙家村起身，奔江蘇十三省總鏢局去吧。我與三太等尚有許多的事未辦。」黃昆與趙得勝遂回趙家村而去，勝爺與三太、金頭虎爺兒三個，奔西湖岸斷橋亭而去。天光此時已然發亮，就見斷橋亭上站立二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蕭銀龍、楊香五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賈明哥哥可出了牢獄啦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別挨罵啦，你們在一邊涼快啦，姓賈的被官人拿去，連一個人看看都沒有。挨了多少板子都不記得數啦，夾棍夾了好幾個死，金鍾罩差點破了，杵也入了庫啦。」說著話，爺兒幾個同到破廟敗葦叢中。勝爺說道：「你們小弟兒六人快走，出離此處二十餘里之外，你們再落腳。惹了這樣的大禍，兩縣一府必然先在附近搜索越獄的囚犯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您哪裡去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歐陽大叔與我有約會，要在杭州辦理丟大姑娘小媳婦的案子。你們快走，莫要耽誤，快快去罷。」黃三太等小弟兒六人，各自收拾小包袱，奔錢塘堤坡走去。走出去四五里地，遇見賣燒餅果子的，金頭虎叫道：「三哥！咱們買點燒餅果子，我可餓啦。」傻小子遂買了些燒餅果子，一邊走一邊吃，又喝了點錢塘堤的水，遂又走出十餘里。賈明叫道：「黃三哥！這三四日，我淨在獄裡受罪啦，眼裡不知落了多少的淚，從此我可不打官司啦。咱們在此處先歇歇再走吧，三四天我也沒得安睡。」三太用手一指前面說道：「賈明賢弟，你看迎面那片樹林子，咱們進樹林子再休息。」傻英雄到了樹林叢中，躺下就沉沉睡去，打呼嚕說睡語。這五位小弟兒不敢歇息，都在樹林四外，窺視有官人前來沒有。就聽傻英雄說夢話，大聲喊道：「小子！啊叻什麼？怎在外邊惹是非來著？悶了捋鎖鏈呀！」喊完了仍然打呼嚕。三太與銀龍說道：「賈賢弟還在獄中呢。」楊香五過去就揉鼻子揪耳朵，傻英雄醒了，遂罵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你們在外面舒服啦，我這幾天在獄中，三大件砸著，連骨頭都疼，我還是得睡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傻兄弟，此處距錢塘縣太近，咱們再向西走出去三十里、五十里，住店還不遲呢。」眾人這才由樹林中起身奔西走去。傻英雄方才吃完了燒餅果子，到此時遂叫道：「三哥！我又餓啦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你看，向西去有一村莊，咱們到那裡找店打尖。」

眾人來到西村口，見村口外站著兩位老者，正在地淨場光之時，鄉下人無事，老者在村外閒眺呢。黃三太走上前去施禮，遂叫道：「二位老人家，此村叫何名？」老者一見三太壯士打扮，很恭敬的樣兒，遂答道：「敝村名奚家屯。」三太問道：「此村中可有招商客店，飯館子沒有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此村中倒是有店，可是小店，都是帶賣吃食，還有酒缸帶肉鋪，離著店相隔三四家遠，店坐南，酒缸在路北。」三太遂謝過二位老者，眾人走入村莊。三太在前一看，路南果有一家小店，眾人進了店房一看，櫃裡邊坐著一位白胡老者，一隻手捻著銀髯。

蕭銀龍趕緊進前說道：「老人家是此店的店東嗎？」老者站起身形說道：「不錯，這小店正是小老兒的。」蕭銀龍問道：「可

有單間嗎？」老者搖頭說道：「三十錢一位，通山大炕。要吃飯，烙餅大面都有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您若有單間，給我們騰一間，我們多花幾個錢都行。」老者說道：「有兩個單間，都是西湖作買賣的，三五個人包一間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老掌櫃的您費心，與眾人商議商議，若能給我們騰出一間屋子，我們必然多給酒錢。」老者問道：「客官是哪一行發財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們保鏢為業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你們是哪一家鏢局？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是十三省總鏢局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少達官可認識勝三爺嗎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在下姓蕭，那是我勝三大爺。」

老者一笑說道：「我這裡有一個西小院，是新蓋的三間房，還不十分乾呢。眾位暫且屈尊，住在那裡吧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費心老掌櫃的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你們保鏢的達官都氣壯，眾位住在我的店裡，可不許多管閒事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們休息三天兩天的，決不多管閒事。」伙計在前引路，將六位帶到西跨院新房子之中。西暗間搭著一張大板牀，明間屋中有一張破八仙桌子，弟兄六位到在屋中落座，伙計將臉水打來，兄弟六位擦臉已畢，金頭虎喊道：「有大壺茶先來二十壺茶！」伙計說道：「我們沒有那些壺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伙計你不用聽他的，有大點的壺，給我們沏上兩壺來就行啦。」伙計將茶沏來，金頭虎自己斟了好幾碗，大聲喊道：「在獄裡一輩子也喝不著這麼的茶。」楊香五暗暗推賈明，遞眼神，恐怕傻小子說出來。黃三太問：「伙計，有什麼吃的？」伙計說：「大餅大面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外面有賣肉的，你給我們買五斤肉五斤酒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五斤肉可不夠，我餓極啦，五十斤都不夠。」黃三太說：「賈賢弟不要取笑。」伙計去不多時，將肉買來，遂問道：「達官爺，怎麼吃？」黃三太說：「燉著吃吧。」伙計將肉拿到廚房，將肉熬上，剛半生不熟，傻英雄就要吃肉，招呼伙計盛肉。伙計說道：「肉還不熟呢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生的也行哪，先給我盛兩碗來吧。」伙計賭氣，將半生不熟的肉給傻英雄盛了兩大碗，放在傻英雄面前，傻英雄生肉就酒，吃了一個不亦樂乎。眾人誰也管不了他，都看著他好笑。傻英雄吃喝已畢，自己躺在板牀上便睡著了。不表傻英雄睡覺，單說眾人叫店中的伙計，做了幾碗麵湯，烙了幾斤餅，大家慢慢吃喝。吃喝已畢，天到一更多天，黃三太說道：「眾位賢弟在敗葦之中，未得一夜安眠，今天咱們大家可要安頓一夜了。」每位又喝了幾碗，這才休息，俱都是和衣而臥。眾人俱都睡著，天到二更多天，傻英雄可醒了。您道，傻英雄喝西湖的涼水，吃的燒餅果子，到在店裡，燒酒就半生不熟的肉，這些東西到了腹中一生發，可將傻英雄脹醒了。傻英雄醒了，自己坐在牀上，心中暗想：「這房子沒人住過，大概鬧鬼吧？」楊香五挨著金頭虎睡，傻英雄要小便，正趕上楊香五睡了一個翻身覺，嚇了傻英雄一跳，又不敢出去，遂在屋中小便。然後躺在牀上，再要睡可就睡不著了，傻英雄翻來覆去，又思想獄中受罪之事。

傻英雄正在思想的時候，就聽西面一牆之隔，忽有哭啼的聲音，叫道：「兒呀，兒呀！父女再要相逢，除非地府陰曹。不想上天真絕人之路，我唸書之人沒做過損陰傷德之事，為何這樣報應？唉！只好一死方休。蒼天啊！蒼天啊！」傻英雄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隔壁唱桑園寄子呢？這不是攪我們睡覺嗎？」思想至此，遂大聲叫道：「伙計！伙計！」他一嚷，把楊香五等也給鬧醒啦，香五問道：「怎麼的啦？你睡足啦？」賈明說：「不是，你聽聽那邊唱戲呢，不是誠心不叫咱們睡覺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人家老掌櫃的有話，不叫咱們管閒事，叫人家唱去吧，咱們睡咱的。」賈明這一喊，店裡伙計也過來啦，遂問道：「達官爺，何事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聽聽，我們這邊睡覺，那邊唱戲。兒呀，兒呀，蒼天啊，蒼天啊，這不是誠心嗎？」伙計一笑說道：「達官爺，您別問這個事，他們那裡並不是唱戲，我要告訴您，您也得長歎一個唉聲。隔壁是我一位二大爺，他是個秀才，奚家屯的富戶，杭州有兩座買賣，也是運氣不佳，虧損了若干萬銀子，變賣家產補了虧空，尚能維持生活，又連遭兩次大火，只落得一貧如洗。現今指著教書為業，老先生急得眼目昏花，學生也散了。又指著姑娘作些針線度日，姑娘倒是能飛針快線，無奈鄉村中沒有多少活作。有幾門闊親戚，雖不算富，可也不算貧，就仗著幾家親戚周濟，敷衍度日。我們這位二大爺又一病在牀，請了好幾位名醫，花了若干的錢，並不見效。我們這位妹妹賢而且孝，半夜子時在院中跪禱上蒼，燒香禱祝，為他的老娘祈禱。無奈在家祈禱無靈，又許下願：『如娘親病好，在白蓮寺燒香還願。』將願許下，兩三日後，我們這位二大爺略進飲食，不到二十天病體痊癒。老太太向姑娘說道：『為娘的病已不治啦，只求一死，想不到忽然又好了。』姑娘遂將白蓮寺燒香還願之事，對老娘學說了一遍。我們二大爺與老頭子一提此事，老先生說道：『這是姑娘孝心所感，父母就是活佛，何必燒香還願呢？』我們二大爺說道：『不能失信於神佛。』遂僱了一輛車，前往白蓮寺還願。這白蓮寺離我們這兒六里來地，母女前去燒香。白蓮寺廟宇廣大，有門頭僧，有值日僧，有侍客僧，有掌院僧，共二百多和尚。母女燒香，先奔五層觀音殿，老太太問值日僧有女廁所沒有，值日僧說道：『觀音殿西就是女廁所。』叫姑娘在觀音殿等候，老太太去廁所出恭，老太太回來再找姑娘，蹤跡不見。問值日僧，值日僧說道：『姑娘也跟著老太太您去了。』老太太聞聽，遂在廟內遍找，並沒有姑娘。將掌院僧請出來，又在各處尋找，也不見姑娘。老太太痛哭一場，自己趕緊回家，將此事與老先生說明，老先生急速又到白蓮寺大鬧一場，掌院僧同著老先生又在齋堂、廁所俱都找遍，仍不見姑娘。老先生遂在縣署起訴，縣太爺派馬快三班搜查白蓮寺，並不見奚家小姐。官人搜查了三四次，回稟縣太爺，並無姑娘的下落。莫老先生在縣署公廳大鬧不休。

縣太爺大怒說道：『莫老先生仗身為秀才，騷擾公堂。既為秀才，就不該叫姑娘去降香。家教不嚴，自獲其咎，本縣還得賠你姑娘嗎？』將老先生趕出縣署。老先生回到家中痛哭一場，又想起法子，前去托人情去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托誰的人情呢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杭州府蹠腳亂顛，專管各官廳，安樂村賀家堡賽專諸賀照雄的便是。」金頭虎一聽，一把將伙計抓住問道：「老先生是賀照雄的什麼人？」伙計說道：「老先生是賀照雄的岳父，姑娘就是賀照雄的未婚之妻。」金頭虎聞聽，將伙計向後一推，伙計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賈明叫道：「黃三哥！此事怎麼辦吧？」蕭銀龍長歎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不是專管用事嗎？」賈明說：「要了我的命啦，我也沒有主意啦。」伙計爬起來，擰了擰身上的土。銀龍說道：「我們這位哥哥有點半瘋。老先生煩人情怎麼樣？」伙計說道：「煩人情去到了賀宅，只見賀宅大門上有杭州府的封皮，賀宅一人皆無。老先生回得家來，又是一場悶氣，老夫妻非要尋死不可，眾街鄰誰也不能老在後頭跟著。」銀龍長歎了一聲。伙計說道：「我方才不叫您問，問了也是白添煩惱而已。」賈明叫道：「黃三哥，蕭銀龍，此事怎麼辦吧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看怎麼辦吧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黃三哥將刀借給我吧。」三太說道：「你要刀何用？」